

(四幕七場話劇)

刘 介 梅

許 伯 然 作
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(四幕七場話劇)

刘 介 梅

許 伯 然 作
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8年·武漢

刘介梅

(四幕七场话剧)

許伯然作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

汉光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开·2 $\frac{13}{16}$ 印张·65,000字

1955年7月第1版

195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~3,000

统一书号:J10106.151

內 容 提 要

剧本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，描写一个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刘介梅，解放前三代人打过长工、討过米；解放后翻了身，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，入了党，当上了干部；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。可是，他

序 言

· 曾 惲 ·

《刘介梅》这一剧本，在北京、武汉、济南以及湖北某些县里的演出，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，许多观众都被这个剧本的演出，深深地感动了，都说他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。

这个剧本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，起了如此深刻的作用，主要是因作者抓住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题材，反映了忘本回头的刘介梅这样一个典型人物。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，这个人物的许多特征，是具有代表性的，因而观众感到较亲切，较易领会，现实的教育作用较大。文艺界的右派分子曾经反对采用反映政治运动的现实题材，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、为工农兵服务，说这样做就会变成所谓“公式化”“概念化”“枯燥无味”“不受欢迎”等等。《刘介梅》这一剧本的创作，及其所发生的极为显著的效果，再一次有力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謬言，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的正确。

这个剧本不仅受到工人、农民群众的欢迎和赞赏，也受到干部、知识分子的欢迎和赞赏，它使大家都受到一次鲜明、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了：只要作者的创作思想弄对了，主题抓对了，创作方法对头了，就可以创作出既适合于工农群众的需要，也适合于干部、知识分

子的需要的剧本和文艺作品。我們承認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还会較长期的存在着对于不同对象的适应性，我們現在首先和主要應該力求适应工农群众的需要，首先和主要是为了普及，但在一定条件下同一作品也可以同时又适应干部、知識分子的需要，两者不是絕對不可以統一的。有些人把二者絕對地对立起来，恐怕是只看到了文化程度的差异性，沒有看到政治思想內容的同一性的緣故。

《刘介梅》話剧剧本是作者許伯然同志在大跃进中七天內突击写成的，別的剧种的剧本也都“赶任务”在十天左右的時間写出来的，开始并不完善。但由于主题抓对了，一經上演即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。加以作者在演出实践的过程中，肯于虛心地接受多方面群众的意見，接受了戏曲专家的意見，边演边改，因而从不完善走到逐漸完善。所以各剧种、各剧团在各地演出《刘介梅》，都受观众欢迎，造成戏剧創作与表演中难得的活跃情况。話剧作者这种大胆跃进的精神，这种虛心接受意見的精神；以及《刘介梅》楚剧剧本、歌剧剧本及其他剧种作者大胆采用现实題材的精神，也都是值得我們称赞的。

我們还須繼續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象《刘介梅》这种反映阶级矛盾的剧本，还会发生深远的作用；我們还須繼續提倡以反映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的剧本，借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人們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当然会反映到生产建設上面去。在此同时，我們还需要創作一些剧本，主要反映認識上的正确同錯誤、先进同落后的矛盾（这些矛盾中多数不屬於阶级間的矛盾），这类剧本正在产生，估計人們会象欢迎《刘介梅》剧本一样地欢迎这类剧本的上演。

人物：

刘介梅——二十岁（第一次出场时的年龄，下同）。

刘朗成——介梅之父，四十一岁。

刘余氏——介梅之母，三十八岁。

刘汝梅——介梅之弟，十九岁。

張仙梅——介梅的妻子。

刘兴善——介梅的爷爷，幻影。

陶望道——朗成的好友，四十岁。

陶礼根

黄组长——三十五岁，共产党员，部队转业南下干部，
土改工作组组长，后来担任区长。

方组长——三十二岁，共产党员，土改工作组副组长，
后来担任区委书记、县委宣传部长。

王永贤——二十四岁，土改工作组组员，知识分子。

俞安城——三十五岁，富裕中农，粮商。

李民顺——三十四岁，中农。

刘玉芝——三十岁，李民顺之妻。

群众若干人。

俞振仁——上巴河的恶霸地主，四十三岁。

俞 妻——三十六岁。

楊六仪——三十六岁，俞家的管事。

俞永茂——地主。

第 一 幕

時間：1942年的除夕。

地点：湖北省黃岡县上巴河乡。

〔幕启：一棵枯树为梁的茅草棚子被猛烈的风雪刮得摇摇晃晃。草棚子里边以枯树根为支架搭着一个很矮的床铺。一床破褥子和一个用乱磚石堆成的灶台，已经把棚内塞满了。刘余氏昏迷地睡臥在床上，不时发出激烈的咳嗽声。〕

刘汝梅：娘，你喝口水压一压吧。

刘余氏：水？……你爹还没回来么？财主家的殘菜剩飯，宁肯拿去喂他們的看家狗也不会給旁人一口哇。

刘汝梅：娘，多少也会討回一点的。

刘余氏：汝梅，去把你爹找回来吧。这么大的风雪他怎么頂得住呢？

刘汝梅：娘……

刘余氏：娘出不了什么岔儿，你去吧。快去吧……（昏昏入睡）
〔介梅上。〕

刘汝梅：哥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！

刘介梅：回来看看娘的病。

刘汝梅：俞家老板知道么？

刘介梅：我是偷着跑出来的。娘怎么样了昵？

刘汝梅：两天沒見到一粒米，連餓帶病……哥哥，我怕

娘……。

刘介梅：你到哪儿去呢？

刘汝梅：爹出去討米去了，娘不放心叫我把他找回来。

刘介梅：汝梅，想起来我真恨我自己呀。二十岁的男子汉眼看着娘病的要死，連顆米都拿不回来呀。

刘汝梅：哥哥……

刘介梅：別哭了，找爹去吧。不，你还是想法子討点吃的回来，我怕娘再餓不得了！

刘汝梅：我知道了。娘……

刘介梅：去吧。我来照顧她老人家。

〔汝梅下。〕

刘余氏：冷……冷呵！

〔介梅从身上脱下破棉袄給娘盖在身上，他把灶火弄大了些，靜靜地坐在娘的床边。〕

〔陶望道上。〕

刘介梅：望道叔来了，快来烤烤火吧。

陶望道：介梅，你娘的病怎么样了？

刘介梅：越来越重了……。

陶望道：我带来了一升米，你給她熬点稀飯吃。

刘介梅：大叔，你老人家也是吃了上頓愁下頓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。

陶望道：我沒病沒灾的餓两頓不要紧，你娘病得这个样子怎么能几天不吃？

刘介梅：这……謝謝你，大叔。（跪下叩头）給大叔拜个早年，菩薩保佑你老人家福祿长寿。

陶望道：好孩子！长寿也許办得到，我是不想死呵，我倒想看看这个世道能有改变的一天呐。要是世道真能改变，你和汝梅成了家、立了业，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老头子，也許能沾你們一点光！

刘介梅：成家立业？大叔，你想的真好呵！（燃火給娘煮飯）

陶望道：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吆。未必財主們的江山是鉄打的……

〔俞家的鞭炮声起。〕

陶望道：俞家送神了。多熱鬧呵！

刘介梅：大叔，你說，我們穷人能不能也象財主家那样敲鑼打鼓放鞭炮，吃飽穿暖过个年呢？

陶望道：我看是办得到。等你大叔有了錢，我給你买上一挂鞭炮，炒上两斗米泡，請你們全家过年！

刘介梅：真能办得到么？

陶望道：太阳还能老叫烏云遮住么？风吹云散，穷人出头呵！

刘介梅：真要是有那么一天該多好啊！

陶望道：柴火太湿了。拿点干柴来。

刘介梅：哪儿去找干柴呢？

陶望道：我去去就来。（急下）

刘介梅：风吹云散，穷人出头……？！穷人要是能出头哪……

唉！大叔是逗着玩的！我怕……

刘余氏：（惊）啊……啊……

刘介梅：娘！娘！……

刘余氏：（迷糊地）汝梅，你怎么还没去找你爹呢？

刘介梅：娘，汝梅早就去了。

刘余氏：介梅！是你回来了！孩子，讓娘仔細地看看你。你的棉袄呢？这么冷的天，怎么……介梅，快穿起来！

刘介梅：娘，你盖着吧，我不冷。

刘余氏：快穿上。

刘介梅：我真是不冷。

刘余氏：怎么不听娘的话呢？

刘介梅：娘，我穿，我穿。

刘余氏：瘦了，瘦多了！听你爹说，你的大肚子病发得很厉害，好了些没有呢？

刘介梅：好了……

刘余氏：我不信。

刘介梅：……娘，我还撒谎么？

刘余氏：二十了。也该学会照顾自己了。你爹和我也不能到俞家去看你，自己不疼自己，谁来疼你呢？

刘介梅：刚才望道叔送来了一升米，说是给你煮饭吃的。

刘余氏：这个米你不该收呵，他也是……

刘介梅：大叔不答应收。

刘余氏：介梅，你大叔对我们刘家太好了，日后可不能忘了这份儿恩情呵！

刘介梅：忘不了的。娘，刚才大叔还说：风吹云散，穷人出头呢！娘，要是穷人真能出了头，我和汝梅就能养活你和爹了。我们过年也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一家人乐乐和和地吃上一顿团年饭，你说该多好啊！出了头，发了财，你的病也能请个好大夫看看，抓几副药吃吃，几天病就好了……

刘余氏：菩薩保佑你和汝梅平平安安地活着，好好地給財主家干几年活儿，早点把欠俞家的租子和債錢还清了它，你也不要再給他俞家打长工了，汝梅和你爹也不用討米了，攢几个錢，置上两亩地，一家四口人起点早，貪点黑，勤扒苦做地干几年，也許……

刘介梅：等日子过好了，添上一头牛，置上一个水車，娘，你說对不对？上巴河这个鬼地方就是怕天干，有了水車就什么也不怕了。我和爹下地，汝梅放牛，砍柴……

刘余氏：我还不是能下地么？

刘介梅：我看你还是留在屋里燒飯、送茶，洗洗补补，喂上两口猪，再养上点鷄子、鴨子……这些活还不够你做的么？

刘余氏：对呀，給你娶上个媳妇，一来家里的事儿我也有个帮手，二来，早点給我抱个孙子，看見了孙子，我死也閉上眼了！

刘介梅：娘，你看你說的……

刘余氏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有什么害羞的呢？

刘介梅：誰家的閨女跟我这个……

刘余氏：我看上巴河那么多小伙子，还没几个胜过你呢！

刘介梅：当娘的都是夸自己的孩子好！

刘余氏：等你有了孩子，怕比我还要夸得狠些哪！

刘介梅：真是越說越美了，娘，你两天沒吃飯了，你忘了吧？

刘余氏：要是真能有那么一天，七天不吃我也不会想到餓呀！

刘介梅：等着吧！娘，也許真会有这么一天呢？（准备煮飯）

刘余氏：把这一升米都煮上吧，你爹和汝梅也是两天沒見米

水了，待会儿请你望道叔也过来吃顿团年饭！

刘介梅：这……这一升米怎么能……

刘余氏：够了，一个人喝上碗稀米汤也是好的。

〔楊六仪手持紅紗灯引路，俞振仁、俞妻上。〕

俞 妻：我說还是先到俞七爷那儿去。拜年还是要先拜长辈呀！

俞振仁：楊五爷那儿該先去，他是个好挑眼捡刺儿的人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

俞 妻：我要先到七爷屋里去！

俞振仁：还是先拜楊五爷！

俞 妻：先拜俞七爷。

俞振仁：先拜楊五爷吧！？

俞 妻：好！你往东，我向西，你拜你的五爷我拜我的七爷。

六仪，帶路！

楊六仪：这……

俞振仁：大年初一生什么气呢！六仪，前边帶路！

楊六仪：这……

俞 妻：六仪！你往哪边走？

楊六仪：这……

俞振仁：到俞七爷屋里去！

楊六仪：是。

俞振仁：你听，象是刘介梅的声音。

俞 妻：是他。他怎么放着活儿不干，偷偷地跑回来了呢？

依着我的意思，我早就把这个穷鬼給辞了！就是你……

俞振仁：辞了？

俞 妻：养狗看家，养鸡生蛋，我俞家可从来不养闲人。……

他那个大肚子病三天两头的发作；我看他也活不了几天了，万一……

刘介梅：娘，这个米真白呀！真和俞家老板吃的那米不差上下呀！

俞 妻：米？我俞家的米？！刘介梅，我叫你喂牛你喂了没有？

刘介梅：喂了。

俞 妻：水缸的水担满了没有？

刘介梅：满了。

俞 妻：小少爷的尿布洗了没有？

刘介梅：干都干了。

俞 妻：你回来干什么？

刘介梅：我娘病得很重，我回来看看她老人家。

刘余氏：大奶奶，我这儿给您拜年了。

俞 妻：你跑回来不要紧，我家要是丢个三斗谷子五斗米，你赔得起么？

刘介梅：谁有那么大的胆子，敢去偷您老人家的呢？

俞 妻：没有？哼，我看强盗就藏在你这个狗窝里。

刘介梅：你骂谁是狗？谁是强盗？

俞 妻：我骂你是狗，你是强盗！

杨六仅：刘介梅，大奶奶说话你还敢顶嘴么？

刘介梅：不管是大奶奶，二奶奶，凭什么要骂人？

俞振仁：哼，我还要打你咧！（打刘介梅耳光）

俞 妻：你为什么偷我俞家的米？

刘介梅：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没有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。

俞 妻：六仪，把米給我拿过来。

楊六仪：是。

〔楊六仪要搶刘介梅的米袋，刘不給，二人爭奪。〕

〔陶望道上。〕

刘余氏：大奶奶，你高抬貴手！这个米是……

俞 妻：这个米是我俞家的。

刘余氏：不是，不是呀！大奶奶，这个米……

俞 妻：我俞家的东西都有記号，你們偷不走。

陶望道：你有記号？你說你的米有什么記号？

俞 妻：你管的那份儿閑事？

陶望道：別的事儿我管不了，也不敢管。这件事儿，我是一定要管的。

俞振仁：望道兄弟，我看你还是少管閑事为好哇！难道我自己屋里的粮食我还不認得么？

陶望道：你要是能說出記号来，我姓陶的甩身就走。

俞振仁：走？沒有那么方便！

陶望道：只要你們把記号說对了，我任凭你們发落。

俞振仁：这是你亲口說出来的呀！

陶望道：杀头坐牢任凭你办！

俞 妻：我的米袋子上有記号。

陶望道：什么記号？

俞 妻：……我的米有記号。

陶望道：說吧！

俞 妻：我的米是白的，雪白雪白的……

俞振仁：陶望道，我劝你还是……

陶望道：我不是多管閑事。这个米是我的，是我送給介梅他娘的。

俞 妻：你的？我看你是窮得紅了眼哪！

陶望道：紅眼的不是我。我的米袋上燒了两个窟窿是用細麻繩縫上的，我的米袋子不大不小能裝两升米，我的米袋子一面是粗布一面是細布。你說你的米是雪白雪白的，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漆黑漆黑的米呀？大奶奶，俞大爷，抬抬手叫穷人們吃一口飽飯吧，不修今世还要修来世呵！絕子絕孫的事儿別都干完了！

俞振仁：住口！六仪，把米給我拿回去。这上巴衙你去問問我俞振仁是什么人！

刘介梅：要命一条，要米办不到。

刘余氏：大爷，可怜可怜我們一家人……

陶望道：早晚总有一天，老天爷会睜开眼睛的。（下）

〔刘朗成和刘汝梅上。〕

刘朗成：俞大爷，大奶奶。我刘朗成給你拜年。

俞 妻：这是汝梅！

刘朗成：是呵。小子不懂事，还要大爷大奶奶多多指点。

刘介梅：爹，你……

〔揚六仪下。〕

刘朗成：介梅，你回来了。是大爷叫你回来的？

俞振仁：是呵，过年嘛也該回来团圆团圆咯。

刘朗成：謝謝大爷的恩情。（欲进棚内）

俞振仁：朗成兄弟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。

刘朗成：跟我商量一件事儿？介梅，进去把这碗腌菜飯給你

娘热热去。

俞振仁：朗成兄弟，介梅这孩子年纪轻轻的就得了大肚子病，
在我家拖久了对他不好哇！

刘朗成：大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
俞振仁：我想叫介梅回家来养病。

刘朗成：这是真的么？

俞振仁：我不忍心看着孩子活活地拖死呵！

刘朗成：这么说我刘家欠大爷的账也算还清了么？

俞振仁：你说呢？

刘朗成：我也不知道还了多少还下欠多少。反正，介梅在您
家里整整干了十年不拿工钱的长工了。

俞振仁：昨天六仪给我算了一下账，扣除介梅九年半的工钱，
还下欠大洋六十五块七角三分。

刘介梅：（冲出）十年前是五十五块，我死活的干了十年，怎
么反倒变成了六十五块七角三分了呢？

俞妻：大加一的利滚利，这是有账可查的！

刘朗成：大爷……这……

刘介梅：那你叫我回家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俞振仁：叫你回来养病，换汝梅去顶上好不好呢？

刘朗成：什么？！

刘余氏：天哪！

刘汝梅：娘呵！

刘介梅：你们财主家的心肠是铁打的呀！

俞妻：要是依我的意思，我非叫你立地还钱不行。

刘介梅：不。你们不能这样做。我宁肯一个人给你们俞家当